

曾國藩日記

曾國藩日記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七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定價四角

冊

●有所權版●

翻印 照樣 不許

各省

代賣處

北京 佩文齋 直隸書局 天津 聚玉書社 保定 晉華書局 山西 龍文書莊 開封 文會山房

漢口 武昌 長沙 豫鄂文書莊 東壁圖書社 共和書局 湖南 時中書局 湖北 錦章印書館 安徽 錦山書房 三議堂書局

西安 安慶 南京 蘇州 杭州 福州 廣益書局 中華書局 共和書局 振新書社 經堂書莊 古今圖書記 宏文書莊 陳應記

重慶 成都 廈門 汕頭 廣東 新加坡 唯一書局 國民書館 開新書社 文商書局 共和書局 明和書局 廣東 曹萬豐

總發行所

上海馬路三百廿一號

源

記書

莊

句讀者 校對者 發行者 代賣者 印刷者

陶樂 陶樂 黃長 泰東 泰東 東圖 泰東 源勤 勤



曾國藩日記

湘潭王啓原編

崑山陶樂勤點校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吃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

。（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

，即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峯——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倭良峯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難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

持，卽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衆，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月）

晉卦，「閑乎裕，無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壬寅正月）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

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啄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壬寅正月）

異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壬寅）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易。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卽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繼續，求其時習而說。（壬寅）
存必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壬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篤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

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啟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

！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誠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

耐」字教我，蓋欲我鎮躁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卽以此養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薺，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小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如破我伎求之私，當頭棒喝。（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薄夫敦。（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輒入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

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癸卯二月）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背可也！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豪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

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牖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蛭，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頤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辛亥七月）

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

驗。(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

七月)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斂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泉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辛亥十一月)

室慾常念男兒淚；懲忿當思屬纊時。(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緜緜，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

動靜交養，睥面盎背。（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鑒飮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蔬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楷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閎並稱：顧則爲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

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而自鬱茂者也。（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甯之習。（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問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幾庶可爲完人矣！（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汙；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汙；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出不拔，而自

處於汙。以汙下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